

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



陳映眞

第一件差事

第一件差事

遠景叢刊 24

門市部：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
中國書城

著者	陳	映	真
發行者	鄧	維	楨
出版者	遠景出版	社	
	台北郵局36-10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	社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1號		
	電話：711-7871		
印刷所	富信行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昌路一段147巷3號		
特價	新台幣	40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4	年10月
再版	中華民國	64	年11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05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有著作權 • 翻印必究

序

尉天驄

• 序 •

陳映真有七年之久沒有作品發表了！現在他把七年前的作品結成「第一件差事」和「將軍族」兩本集子出版；對於目前沉寂的文壇，這也許會引起一番回顧和展望的作用。因此，重讀這些作品中止不住有一些感想產生出來，但這也只是個人的感想而已。

談到近十幾年來的臺灣小說，有人曾經把陳映真和白先勇作過對比，乍看起來，這種對比似乎不大恰當，但是，如果就他們小說中的人物而言，却也可以找出其中的聯貫性。白先勇筆下出現的，如顏元叔所說（見「白先勇的語言」），大多「是新舊交替時代的人物，是一些被時間遺

忘了的苟延殘喘的故事，是上流社會的衆生相」（如「臺北人」），和那些人物流落國外的子孫的面貌（如「紐約客」）。對於他們來說，大陸時代的生活像是繁華一夢那樣，時時勾起他們的情懷。例如，在「遊園驚夢」那篇小說中，作者就如此地回憶當時的景像；那時：

梅園新村錢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躁反了整個南京城，錢公館裡的酒席錢，「袁大頭」就用得罪過花啦的。單就替桂枝香請生日酒那天吧，梅園新村的公館裡一擺就是十抬，擺笛的是仙霓社裡的第一把笛子吳聲豪，大廚司却是花了十塊大洋特別從桃葉渡的綠柳居接來的。

而他們的子弟也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如「謫仙記」說：

她們四個人都是上海貴族中學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學。四個人的家勢都差不多的顯赫，其中却以李彤家裡最有錢，李彤的父親官做得最大。那時她們在上海開舞會，總愛到李彤家虹橋路那幢別墅去。一來那幢德國式的別墅寬大堂皇，花園裡兩個大理石噴水泉，在露天裡跳舞，泉水映着燈光，景緻非常華麗……。

甚至附庸於那個上流社會的人物，也有着他們難忘的過去。在「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舞女金

兆麗對臺北夜巴黎的童經理說：

我金兆麗在上海百樂門下海的時候，只怕你童某人連舞廳門檻還沒跨過呢。……好個沒見過世面的赤佬！左一個夜巴黎，右一個夜巴黎，說起來不好聽，百樂門裡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

過去的一切是如此地令人懷念；相對的，似乎那些人物現在都已經淪落了。事實上並不如此。天母和仁愛路四段的豪華住宅，夜以繼日的聲色犬馬生活……在說明他們都還維持着一定的上流社會生活水平；只不過他們「有些天平開了頂，有些兩鬢添了霜」；而且有些人事上有了變遷。「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管怎麼說，他們仍然是大家羨慕的一羣。然而，他們看不見那麼多人羨慕的眼神；於是他們只能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如意當成世界上最嚴重的事，而感傷，而流涕，而哀傷以終老了。

陳映真筆下的人物，很多都跟白先勇筆下的人物相似。但是，或許因為他出身於一個家庭吧，那家庭是信仰宗教的，於是一種原罪的意識就使他對人們和自己的一切行為沉痛地作着宗教家一般的反省，這種反省使他不再把那些人物、那些事件孤立着去看，這樣，一些上流社會所呈现在讀者眼前的便是另一個面貌了——

「奶奶的，」老秦說過：「奶奶的，一個真冷的天。可便在那大冷天裡，我們安師長把丟了半年的石家壘打回來了。」

「上面大帥真高興呵，便賞給我們安師長三年的稅。過了個半月，好，我們收稅去了。不料百姓們都睜着死牛眼，一個瘦莊長說：

「『稅，十年後的稅都完繳了！』」

「『誰繳了？』」

「『給打走的那個敵團長繳的。』」

老秦說着，竟笑了起來。

「奶——的。還有人把十年後的稅都吃了。」

「我們安師長說：

「『混帳東西！』」

「大大小小的事，也便只了這樣一句話。師長吩咐了，五天內來收稅，收不上來便槍斃你們這些百姓。」

「日子一到，安師長便派我繳糧收稅去。嘿，奶——的，你說怎麼了呢？整個村莊的人都逃個精光精光，一隻麻雀都沒剩下，嘿嘿，奶——」

.....

便在此時，我忽然的看見東院裡有幾個老媽子匆促地走動着，我便一下子飛竄到東院的柴房去。……我鑽進人羣中，看見馮圻嫂赫然吊在橫樑上，微微地搖擺着。

……早聽老媽子們耳語着說是二叔糟踏了伊。

——「文書」

就因為背負着如此的「過去」，所以那些人物的第二代的心中總有一層排遣不去的夢魘，而且這些夢魘像鬼魂一樣，一直腐蝕着他們的生活。例如「文書」中的安某，就一次又一次地在吊死在他家的佣人馮圻嫂身旁看到一隻對他怒目而視的黑貓，而且當他出身女工的妻子說起她那死在監牢中的哥哥時，另一隻怒目而視的黑貓又出現了，引得他同想到過去對犯人行刑的往事。後來，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馮圻嫂等被害者的鬼魂。在精神恍惚中他開槍射擊，打死的竟是他心愛的妻子。

這樣的一夥人既然一再地揭痛他們的瘡疤，要他們彼此間結合在一塊也就極為困難了。「文書」中的安某不能愛他的妻子，「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無法贏得自家厨娘女兒的愛，而只能討一個長得像那個少女的婦人爲妻，都充份說明了這種悲劇性的掙扎。在京戲「梅龍鎮」裡，我們看到正德皇帝與他玩弄的弱女子李鳳姐的結合，也看到李鳳姐在往京師的路上被一座大佛像驚嚇得病死去。幾百年來，當一些人茶餘飯後陶醉在「江山美人」的旋律中時，相信必有更多的人用另一種心情咀嚼那個故事。在講求門當戶對的社會裡，總有人在門不當戶不對的境遇下被迫而死，只不過在過去的日子裡瘋癲的是李鳳姐那羣人物，而在今天却是安少爺和胡心保一類人物而已。

關於人與人相處之道，有些人喜歡莊子的那套辦法。莊子說：在一個水在乾涸的環境裡，魚們一起擠在爛泥中，彼此用相濡以沫。這雖然很好，但還不如在自在的環境裡，拋却人與人的一切關係，而相忘於江湖。這種企圖是很令人嚮往的，問題是能不能辦得到？在陳映真的小說裡，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夢魘般的過去就這樣使得兩種兩種不同境遇的人無法「相忘於江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有找一些同一身世的人「相濡以沫」了。在白先勇的「臺北人」那部小說裡，當年上海的紅交際花尹雪艷，不仍然是那樣「總也不老」；而他們的牌搭子、票戲班子……不又重組起來了嗎？可惜他們這種「人生在世如春夢，且自開懷飲幾盅」的生活，不過是無可奈何

的麻醉罷了。這樣，他們的「相濡以沫」，至多只是互交換換倦怠、無望而已，有甚麼新的意義可言。朱熹有詩說：「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如此，死水裡的生命能變換甚麼出來呢？所以那些風雲一時的人物固然在突破不了自己封閉的世界下走向死亡，就是在那種生活和社會裡長大的知識份子也因爲失却了理想、失却了對世界的關心而一步一步走近絕望。陳映真筆下的人物，正是如此：

子：

趙公突然沉默起來。他點起枝煙，忽然用英文輕慢慢地誦起泰尼遜的句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

「學生問我：這個call到底是指什麼。」趙公接着說：「我就對他們說：『那是一種極遙遠、又極熟悉的聲音。』他們譁笑着說不懂。他們當然不懂！」

「是的。」我說。

「他們怎麼懂得死亡和絕望的呼喚？他們當然不懂！」

.....

「十多年來，我才真切的知道這個 call，」他繼續說：「那硬是一種招喚哩！像在逐漸乾涸着的池塘裡的魚們，雖還熱烈地鼓着鰓，翕着口，却是一刻刻靠近死滅和腐朽！」

——「一綠色之候鳥」——

在這種自我封閉之下，這些人物即使可以不再像安少爺和胡心保那樣背負着腐蝕自己的夢魘，仍然得背負那種殘留在生命中的優越感，這些就使得他們與整個世界之間築起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厚牆。有了這道厚牆，他們跟那些社會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們之間的關係也就隔斷了。在「那麼衰老的眼淚」中，康先生雖然已經跟家裡的下女阿金同居，但却怕他那二十一歲，而又唸大學的兒子青兒知道，為此「他感到一層極其微妙的羞恥的感情」，所以當阿金懷孕以後，他非要她拿掉不可。在「一綠色之候鳥」裡，季叔城教授雖然與他所愛的下女出身的妻子生了一個孩子，但他不敢衝破那個社會的標準，於是爲了怕人閒話，只好送到妻子娘家的那個鄉村去養。——

「我要一個孩子，」伊輕柔地說：「我要有一個孩子。但你不能有，不想有……。」

康先生必死地抱住了伊，用他的全部的生命把伊絞緊在他瘦弱的懷裡。

。」

「我能給你，」他說，痛苦地氣喘着，略略哽咽起來，「阿金，我能的。」

伊喟嘆起來了。望着帳外暉暉的燈光，全心的悲憫起來。

「你不能，你已有了阿青。」伊說，漸漸地閉下了伊的眼。「你不能……，我要有一個孩子。」伊無聲地說。

——「那麼衰老的眼淚」

於是這種一代一代承襲下來的優越感就使得他們一面呈現出自大，一面也呈現着自卑、自憐起來。陳映真常引用基督教聖經哥林多前書的一段話：「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却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鉦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這說明實踐的困難；在這種情形下，要他們跟那些使己有着羞恥感的人結合、共同孕育出新的生命，而由此彼此「相濡以沫」，也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既然這些出身於上流社會、活動於上流社會的知識份子不能忘却過去、不過與人相濡以沫，也不能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尼希留道夫那樣，可以從自己身上、從自己有關的事物，和從自己的過

去看出自己以往認為美好的事物上，一個一個都張着悽慘的無言的嘴；而且由此澈頭澈尾地從行為改換自己，他是無法從枯乾的生命中復活的。這時，如果他們還能在麻痺的心靈中自責一番就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兩個忌週了！」趙公說。

我忽然驚於他的一向朗笑的臉，於今竟很削瘦了。我漫應着說：

「真快啊。」

「記得那夜季公那樣地慟泣嗎？」趙公說。

「嗯，嗯。」

「能那樣的號泣，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他說。

我沒回話。沉默了一回，他忽然說：

「我有過兩個妻子，却全被我糟踏了。一個是家裡爲我娶的，我從來沒理過伊，叫伊死死地守了一輩子活寡。一個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遺棄了的，一個叫做節子的女人。」

……

「我當時還滿腦子新思想，」他冷笑了起來：「回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義，搞蕭伯納的費邊社。無恥！」

「趙公！」我說。

他霍然而起，說：

「無恥啊！」

便走了。

——「一綠色之候鳥」

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一羣，就是這樣窒息的環境裡，那些跟他們一起過活的第二代，一個個都在這死亡、窒息中變得神經質，變得蒼白纖弱而一日一日萎縮了。對於他們，陽光是多麼需要啊——

「你們想我快要死了，是吧？」小淳說。

「小淳，」陳哲說，一面陪着責備的笑臉。

「我不會的，」女孩說：「天一亮，我就好了。」

.....

。
」

「小淳！」京子說。

「呃，呃，」女孩說：「天一亮，我就好了。我不會的，你們放心好了」

——「兀自照耀着的太陽」

「有一個女人躺在我的前面，伊的身上有許多的嘴……。」

「許多的什麼？」

「許多的嘴，」我指着自己的嘴說：「就是嘴吧。」

醫生注視着我，輕輕地綳了眉。他說：

「以後呢！」

「那些嘴說了話，說什麼呢？說『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罷！』」

.....

「你知道歌德嗎？」

「什麼？」

.....

「就是他臨死的時候說的：『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罷！』」

「哦，哦，」醫生說。

「後來有一個羅馬人的勇士，一劍劃破了黑暗，陽光像一股金黃的箭射進來。」

所有的霉菌都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我也枯死了。」

——「淒慘的無言的嘴」

陽光在哪裡呢？在這些人的家中和他們的工作室，以及被他們左右的環境裡是找不到的。於是他們只有在歌德的著作裡，在浪漫派的作品中，在各自的幻夢中找尋。這些是不可能的。於是康雄（「我的弟弟康雄」）死了，小淳（「兀自照耀着的太陽」）死了，就是不死的「淒慘的無言的嘴」中的那位年輕人，也變得神經質了。

陳映真就是如此地寫下了這些活在那種上流社會的人物的死亡。雖然他寫下了死亡，但那不是真正的悲哀，因為他們還能自責，還有盼望，即使那種盼望的嚙語不過是作者強加給他們的罷了。到了後一階段（大概是「文學」季刊創刊以後），陳映真才真正寫下了那些人物的悲哀，他

們不再自責，不再盼望，他們堅持「好死不如賴活」，於是像「最後的夏日」裡的一羣那樣，一個個都成了只會走路的死屍。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但他們能愛嗎？「唐倩的喜劇」中那羣關閉在學院裡的人物一而再再而三地彼此說着「寂寞」、「孤絕」、「空虛」的字句，「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和富家少女林碧珍一次又一次地幽會，但他們得到什麼？結果不是一場鬧劇就是一場無可奈何的感傷而已。他們的「相濡以沫」到底是不可能的。

我們止不住要問一下：在陳映真的小說裡，那羣上流社會的人何以感到沒落？那些學院中的知識份子何以感到死亡？那些年輕人何以沒有希望？一言以蔽之，是他們的一切將要或正在為歷史所淘汰。但是，是他們個人主觀上憑空感到沒落、死亡、沒有希望嗎？是唐倩那羣人物自己無中生有地感到孤獨、空虛、寂寞嗎？一點也不是，而是他們跟不上歷史，是他們在歷史進程中無法再保住既有的一切，是他們無力衝破自己那個社會的既成的藩籬，只好把自己閉鎖在小天地裡，於是他們看不到外面世界的變化，找不到該走的方向；所以他們只好以虛無始以死亡終。他們遠離社會，遠離現實生活，遠離大多數在往前艱苦奮鬥的人們，自以為自己所處的世界就是整個人類的世界，自以為自己所處的黑夜正是整個人類的黑夜……；這種知識份子就是如此地叫着人道主義而自戕或哀傷以終老的。

僅僅從這個分析，我們不是可以看出陳映真的眼光是多麼知識份子化了麼？正因為如此，他